羣鶯亂飛

文：湯禎　畫：家發

我這次不是移民

沈蕙收錢又得楊蘭電話：

「我瞎混帳！」

「你混帳些什麼。」沈蕙奇怪了。

「我明天應該送你到機場，忘記提了。」

「你送我也好，不過，還要泊車取車，十分麻煩。」

「我不怕麻煩，我們是自己人呢！我是沒有姊妹的，祇有兩個兄長。」

沈蕙當上床後却失眠了，家中有輕性安眠藥，吞了一片。

明天八點半沈蕙起身，不久得到馮太的電話：

「楊蘭說送你，我開車接了梁太到機場。」

「要你們忙了，其實……」

「其實怎樣？」

「我這次不是移民，移民才需要你們送，我問你：你們幾時結婚？馮太！」

「我們一定結婚，總要等待一陣。」

「我相信你們一定結婚。」

「我們一定，你們也一定。」

「我希望如此呢！」

「機場見了。」

「拜拜！」

楊蘭後來打電話與沈蕙，表示物色到輛白牌車，這樣不必泊車、取車了。她包這白牌三小時呢！沈蕙祇在樓下候了七分鐘，白牌車來，沈蕙上車後說：

「你眞道地。」

「我要看你進閘。」把各種時間都告訴司機了。」楊蘭說。

她們抵機場大廈，任青已在，她事前不會談到送機呢。沈蕙問如何來機場的，答道：

「我坐的士來的。」

不久，梁太出現，提到馮太泊車去了！再幾分鐘，蕭姨太也來，她事前亦未提到送機，沈蕙後來候馮太，當她來後，楊蘭對她道：

「我包了三小時白牌車。」

「眞是大手筆！」馮太說。

送機的人不算多，但沈蕙很高興，楊蘭替她打過電報嗎，答道：

「昨天我即打了電報，馬先生一定接機。」

「你到溫哥華後也要打IDD通知我們。」

楊蘭說。（三六二）

二七：要大生馬上求婚

「好吧！」天娜答應了大生的要求，說出見面的地點。

大生見天娜答應出來，十分高興，他去到夜店，找到一張桌子，坐了下來，等了十多分鐘，天娜已經到達。

招呼天娜坐下，叫過東西。天娜望着大生，很認眞地說：「大生，我要你向我講眞話，不許你講假話，你可以做得到嗎？」

大生一聽，登時嚇了一跳，以爲他向朱占美告密的事，占美已經告訴了天娜，天娜現在要審問他，只好硬着頭皮，說道：「好，我說眞話，不登時爲之一怔，裂開口，不知道如何回答天娜才好。

「唔，我知道了，你也是跟其他男人一樣，只是存心玩弄，並不是眞心愛我的！」

一聽到天娜那樣說，大生連忙辯白，說道：「不，我是眞心愛你的，不信，我可以發誓！」

「好，你若然是眞心愛我，你就馬上向我求婚，我們一齊移民到澳洲去，怎麼樣？」

大生更想不到天娜會說出這樣的話來，整個人也呆住了，懷疑自己在做夢。

時代女郎　王口方

三五九：化裝易容

嚀囉文曰：「總之，去到之後，我同王彼德一齊見大哥炳，睇過貨，啥數則就交易，然否？」

阿占曰：「然，但要醒目，提防佢班友忽然變斟。」

王彼德曰：「是否上去到淡水湖，路口有一大漢截車。王彼德架前停低，花柳培亦跟住停車。」

嚀囉文曰：「我認得佢，係大哥炳馬仔。」

阿占曰：「睇下佢點做。」

大漢截停王彼德架車，竟然上了車，前車開行，花柳培曰：「是否跟入去？」

阿占曰：「然，跟住佢入去可也。」

兩車一前一後，駛過了淡水湖，停在一樹林邊。

該處亦有一部車，車上乃是大哥炳與兩個馬仔。

截王彼德架車之大漢正是阿發，曰：「王生，過去睇貨喇！」

王彼德落車，曰：「幾萬吉也。」

大哥炳曰：「全部堅料呀！」

嚀囉文曰：「總之，講完已發覺嚀囉文易了容。

嚀囉文曰：「彼德，我認得對方，所以化個裝。」

王彼德曰：「是否上次領嗎班？」

嚀囉文曰：「然也，爲今之計，只有進行交易，小心對方又出怪招！」

王彼德曰：「我不信佢有咁大個胆咩。」

嚀囉文開門落車，與王彼德一齊行，阿發帶路，去到大哥炳架車。

大哥炳曰：「請上車來過目喇！」

兩個馬仔落車，嚀囉文與王彼德才可以坐入大哥炳架車尾廂。

大哥炳遞出一個公事箱，交昇王彼德。

王彼德曰：「兄弟，睇下貨。」

嚀囉文開喼，攞出電筒放大鏡，成箱珠寶鑽石，逐粒睇。

嚀囉文曰：「王生，過去睇貨喇！」

王彼德落車，曰：「幾萬吉也。」

大哥炳曰：「全部堅料呀！」

光之妹爭湖江代現
嚀囉文
田長歌

二六三：色空在中春心蕩漾

「倒不是很嚴重。醫生說她心律不正常，貧血，還有神經衰弱，是慢性病，要長期治療。」我說。

「我看，你近來手頭又緊了吧？」黃明珠又問。

「我沒作聲。

「放工後到我家來吧，先拿點去用。」她說。

「不必了。」我搖頭。「上次那兩千元還未還給你，我還敢再向你借錢。」

「你別死頂了。」黃明珠白我一眼。「現在你的情形怎樣，我心裡有數。」

放工後，黃明珠叫我一起走，我也沒有拒絕了。這時候，我實在沒有其他辦法去解決這燃眉之急。

七八：解決燃眉之急

「總之，處處小心一點。同時，治療這種病，病人也要合作，除了藥物治療外，病人本身要保持開朗的心情和精神，不要用腦太多，這也很重要。」醫生又說。

看兩次醫生，花了將近一千元，我身邊的一點錢全拿出去了。醫生還說，這病要治療一個長時期，我如何負担得起這筆昂貴的醫藥費呢？

我的心情很差，精神也很不好。

白天在酒樓裡，忙得沒有一刻喘息的工夫，回到家裡，還得幫忙家務，有時孩子吵鬧，心裡就更煩了。阿梅病了，我還照料她，甚至，晚上也得起床爲小英換尿片，餵她吃奶，睡得不好，白天就更沒精神了。

看我神不守舍的樣子，黃明珠說：「最近你瘦了，要小心自己的身體！」

「我知道，可是，有什麼辦法呢？家裡的病，我沒好吃，沒好睡，還得憂心無可奈何地嘆口氣。

「你太太病得很嚴重嗎？」

「我們明天不想出外了，」伊蓮娜說，「波比先生，這樣吧，需要你帮助時，我們再和你用電話聯絡，OK？」

「……」波比又聳聳肩。

「那我們就這樣決定吧，」安東洛夫趁機說，「我們有些事，再見吧。」

波比碍於面子，沒有作聲。

好悵然地說聲再見了。

回到二樓房間，伊蓮娜有點感觸地對安東洛夫說：

「美國人的民族性和我們大不相同，爲了賺錢，可以不要面子地苦哀求別人，可以一點尊嚴也不顧及的。」

「這也難怪，」安東洛夫淡然一笑，「資本主義社會嘛，怎能不講究錢？越是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金錢的地位越是重要，而美國，就是最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金錢的重要性更不容置疑了，所以，金錢可以說是蓋過一切，甚至面子和尊嚴。那麼，波比所表現的，又有什麼出奇呢？」

「似乎有點道理，」伊蓮娜點點頭，「老兄，你已經對美國有一定的認識了，這是在上了一堂社會課，是不是？波比終於給我們支走了，看來我們可安靜不過，我仍担心他會突然來到，讓今利知道了，還是不妥的，我們還是小心點好。」

「富然。」他點點頭，然後輕輕摟抱着她，熱情地吻起來。

美容　美蘇蝶影　東尼亞■

三二：浪跡天涯

天涯俠客無刀　秋風・圖　林玉玲・文

余顧南忙將他拉住，道：「信叔叔，晚輩反正要去遠國，您……」

「阿彌陀佛！」圓正宣了一聲佛號。「小施主眞忘記貧僧如今已是出家人！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緣孽均與貧僧絕緣。你返國若有暇，再來此玩玩，貧僧貌小施主一路順風，今夜貧僧尚未做功課，不能陪小施主多談了！」

他開門去後，余顧南方呆呆地坐着，感覺到圓正其實尚未與塵孽緣，否則不會不敢再與自己傾談，不過出家對他來說，也許是最好的歸宿。

次日一早，余顧南便已下床，吃早飯時不見圓正，剛好見到最喜講故事的圓一，詢之，謂圓正在做早課，余顧南知他內心交戰，未能忘掉以前之情緣，有意避開自己，也不敢去來回交易，因此余顧南出關，未受了難。

一至遠國，氣溫驟降，然而余顧南此刻功力深厚，仍然穿一件單衣，未覺寒冷。越向北行，氣溫越低，不時還下着鵝毛大雪。

這天天氣特別惡劣，頂頭風吹打得馬兒不願開步，余顧南見前面有座山包，乃驅馬到山下避風，燒了篝火，把冰凍的臘肉取出來燒烤，過了好一陣，臘肉方發出香氣，他一口臘肉，一口乾糧地嚼着。

冬天實短夜長，未幾，天色已漸黑，夜裡風聲呼呼，狼嚎狼嗥，令人毛骨聳然。忽然夜風送來一陣馬蹄聲，余顧南伏地一聽，來者最少有五六騎！（九四二）

由杭州去遠國路途可不短，余顧南心繫玉人，不辭辛苦，一路換騎急馳，終於來到河間府，此是距離遠境最近的大城，余顧南又歇了下來，買了乾糧，備了食水，又再還了兩匹良駒方再北上。

時遠國與宋有合約，邊關每天均開閘幾個時辰，遠宋南國商販來回交易，因此余顧南出關，未受了難。

三六〇：上了社會一課

「波比先生，這樣吧，需要你帮助時，我們再和你用電話聯絡，OK？」

「……」波比又聳聳肩。

「那我們就這樣決定吧，」安東洛夫趁機說，「我們有些事，再見吧。」

「再見吧。」

伊蓮娜說，「我們可安靜了，只好悵然地說聲再見了。」

回到二樓房間，伊蓮娜有點感觸地對安東洛夫說：

「美國人的民族性和我們大不相同，爲了賺錢，可以不要面子地苦哀求別人，可以一點尊嚴也不顧及的。」

「這也難怪，」安東洛夫淡然一笑，「資本主義社會嘛，怎能不講究錢？越是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金錢的地位越是重要，而美國，就是最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金錢的重要性更不容置疑了，所以，金錢可以說是蓋過一切，甚至面子和尊嚴。那麼，波比所表現的，又有什麼出奇呢？」

「似乎有點道理，」伊蓮娜點點頭，「老兄，你已經對美國有一定的認識了，這是在上了一堂社會課，是不是？波比終於給我們支走了，看來我們可安靜不過，我仍担心他會突然來到，讓今利知道了，還是不妥的，我們還是小心點好。」

「富然。」他點點頭，然後輕輕摟抱着她，熱情地吻起來。

美容　美蘇蝶影　東尼亞■

順風車風雲（十二）

市城之光　匡成

「倒不是很嚴重。醫生說她心律不正常，貧血，還有神經衰弱，是慢性病，要長期治療。」我說。

「我看，你近來手頭又緊了吧？」黃明珠又問。

「……」我沒作聲。

「放工後到我家來吧，先拿點去用。」她說。

「不必了。」我搖頭。「上次那兩千元還未還給你，我還敢再向你借錢。」

「你別死頂了。」黃明珠白我一眼。「現在你的情形怎樣，我心裡有數。」

放工後，黃明珠叫我一起走，我也沒有拒絕了。這時候，我實在沒有其他辦法去解決這燃眉之急。

天涯是何處家　陳浩泉

自己的身體！」

「我知道，可是，有什麼辦法呢？家裡的病，我沒好吃，沒好睡，還得憂心無可奈何地嘆口氣。

「你太太病得很嚴重嗎？」

「倒不是很嚴重。醫生說她心律不正常，貧血，還有神經衰弱，是慢性病，要長期治療。」我說。

「我看，你近來手頭又緊了吧？」黃明珠又問。

「……」我沒作聲。

「放工後到我家來吧，先拿點去用。」她說。

「不必了。」我搖頭。「上次那兩千元還未還給你，我還敢再向你借錢。」

「你別死頂了。」黃明珠白我一眼。「現在你的情形怎樣，我心裡有數。」

放工後，黃明珠叫我一起走，我也沒有拒絕了。這時候，我實在沒有其他辦法去解決這燃眉之急。

二六〇：上了社會一課

「波比先生，這樣吧，需要你帮助時，我們再和你用電話聯絡，OK？」

「……」波比又聳聳肩。

「那我們就這樣決定吧，」安東洛夫趁機說，「我們有些事，再見吧。」

「再見吧。」

伊蓮娜說，「我們可安靜了，只好悵然地說聲再見了。」

回到二樓房間，伊蓮娜有點感觸地對安東洛夫說：

「美國人的民族性和我們大不相同，爲了賺錢，可以不要面子地苦哀求別人，可以一點尊嚴也不顧及的。」

「這也難怪，」安東洛夫淡然一笑，「資本主義社會嘛，怎能不講究錢？越是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金錢的地位越是重要，而美國，就是最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金錢的重要性更不容置疑了，所以，金錢可以說是蓋過一切，甚至面子和尊嚴。那麼，波比所表現的，又有什麼出奇呢？」

「似乎有點道理，」伊蓮娜點點頭，「老兄，你已經對美國有一定的認識了，這是在上了一堂社會課，是不是？波比終於給我們支走了，看來我們可安靜不過，我仍担心他會突然來到，讓今利知道了，還是不妥的，我們還是小心點好。」

「富然。」他點點頭，然後輕輕摟抱着她，熱情地吻起來。

美容　美蘇蝶影　東尼亞■

三五九：化裝易容

嚀囉文曰：「總之，去到之後，我同王彼德一齊見大哥炳，睇過貨，啥數則就交易，然否？」

阿占曰：「然，但要醒目，提防佢班友忽然變斟。」

王彼德曰：「是否上去到淡水湖，路口有一大漢截車。王彼德架前停低，花柳培亦跟住停車。」

嚀囉文曰：「我認得佢，係大哥炳馬仔。」

阿占曰：「睇下佢點做。」

大漢截停王彼德架車，竟然上了車，前車開行，花柳培曰：「是否跟入去？」

阿占曰：「然，跟住佢入去可也。」

兩車一前一後，駛過了淡水湖，停在一樹林邊。

該處亦有一部車，車上乃是大哥炳與兩個馬仔。

截王彼德架車之大漢正是阿發，曰：「王生，過去睇貨喇！」

王彼德落車，曰：「幾萬吉也。」

大哥炳曰：「全部堅料呀！」

光之妹爭湖江代現
嚀囉文
田長歌

二六三：色空在中春心蕩漾

「倒不是很嚴重。醫生說她心律不正常，貧血，還有神經衰弱，是慢性病，要長期治療。」我說。

「我看，你近來手頭又緊了吧？」黃明珠又問。

「……」我沒作聲。

「放工後到我家來吧，先拿點去用。」她說。

「不必了。」我搖頭。「上次那兩千元還未還給你，我還敢再向你借錢。」

「你別死頂了。」黃明珠白我一眼。「現在你的情形怎樣，我心裡有數。」

放工後，黃明珠叫我一起走，我也沒有拒絕了。這時候，我實在沒有其他辦法去解決這燃眉之急。

七八：解決燃眉之急

「總之，處處小心一點。同時，治療這種病，病人也要合作，除了藥物治療外，病人本身要保持開朗的心情和精神，不要用腦太多，這也很重要。」醫生又說。

看兩次醫生，花了將近一千元，我身邊的一點錢全拿出去了。醫生還說，這病要治療一個長時期，我如何負担得起這筆昂貴的醫藥費呢？

我的心情很差，精神也很不好。

白天在酒樓裡，忙得沒有一刻喘息的工夫，回到家裡，還得幫忙家務，有時孩子吵鬧，心裡就更煩了。阿梅病了，我還照料她，甚至，晚上也得起床爲小英換尿片，餵她吃奶，睡得不好，白天就更沒精神了。

看我神不守舍的樣子，黃明珠說：「最近你瘦了，要小心自己的身體！」

「我知道，可是，有什麼辦法呢？家裡的病，我沒好吃，沒好睡，還得憂心無可奈何地嘆口氣。

「你太太病得很嚴重嗎？」

順風車風雲（十二）

市城之光　匡成

「倒不是很嚴重。醫生說她心律不正常，貧血，還有神經衰弱，是慢性病，要長期治療。」我說。

「我看，你近來手頭又緊了吧？」黃明珠又問。

「……」我沒作聲。

「放工後到我家來吧，先拿點去用。」她說。

「不必了。」我搖頭。「上次那兩千元還未還給你，我還敢再向你借錢。」

「你別死頂了。」黃明珠白我一眼。「現在你的情形怎樣，我心裡有數。」

放工後，黃明珠叫我一起走，我也沒有拒絕了。這時候，我實在沒有其他辦法去解決這燃眉之急。

蜂語風言

倫繆■

供過於求

居屋五千餘個，申請者八萬餘份。

地產商聽到都會笑。

各有要求

勞工團體請願反對輸入勞工。

將來老闆會否請願？

利於汽車

交通督導員人手不足。

汽車則少吃「牛肉乾」！

開心

三六〇：上了社會一課

「波比先生，這樣吧，需要你帮助時，我們再和你用電話聯絡，OK？」

「……」波比又聳聳肩。

「那我們就這樣決定吧，」安東洛夫趁機說，「我們有些事，再見吧。」

「再見吧。」

伊蓮娜說，「我們可安靜了，只好悵然地說聲再見了。」

回到二樓房間，伊蓮娜有點感觸地對安東洛夫說：

「美國人的民族性和我們大不相同，爲了賺錢，可以不要面子地苦哀求別人，可以一點尊嚴也不顧及的。」

「這也難怪，」安東洛夫淡然一笑，「資本主義社會嘛，怎能不講究錢？越是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金錢的地位越是重要，而美國，就是最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金錢的重要性更不容置疑了，所以，金錢可以說是蓋過一切，甚至面子和尊嚴。那麼，波比所表現的，又有什麼出奇呢？」

「似乎有點道理，」伊蓮娜點點頭，「老兄，你已經對美國有一定的認識了，這是在上了一堂社會課，是不是？波比終於給我們支走了，看來我們可安靜不過，我仍担心他會突然來到，讓今利知道了，還是不妥的，我們還是小心點好。」

「富然。」他點點頭，然後輕輕摟抱着她，熱情地吻起來。

美容　美蘇蝶影　東尼亞■

星星公主・夢的年華

無論那一位少男少女都會擁有那夢幻的日子。任何事情都看得那麼單純，看那服裝要知一二。盡其嬌俏，CUTIE扮有型。如你有日憲猶未盡時，也可再試這夢的年華裝扮，扮其星星公主。

好好

美容　美蘇蝶影　東尼亞■

天涯俠客無刀

秋風・圖　林玉玲・文

三二：浪跡天涯

余顧南忙將他拉住，道：「信叔叔，晚輩反正要去遠國，您……」

「阿彌陀佛！」圓正宣了一聲佛號。「小施主眞忘記貧僧如今已是出家人！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緣孽均與貧僧絕緣。你返國若有暇，再來此玩玩，貧僧貌小施主一路順風，今夜貧僧尚未做功課，不能陪小施主多談了！」

他開門去後，余顧南方呆呆地坐着，感覺到圓正其實尚未與塵孽緣，否則不會不敢再與自己傾談，不過出家對他來說，也許是最好的歸宿。

次日一早，余顧南便已下床，吃早飯時不見圓正，剛好見到最喜講故事的圓一，詢之，謂圓正在做早課，余顧南知他內心交戰，未能忘掉以前之情緣，有意避開自己，也不敢去來回交易，因此余顧南出關，未受了難。

一至遠國，氣溫驟降，然而余顧南此刻功力深厚，仍然穿一件單衣，未覺寒冷。越向北行，氣溫越低，不時還下着鵝毛大雪。

這天天氣特別惡劣，頂頭風吹打得馬兒不願開步，余顧南見前面有座山包，乃驅馬到山下避風，燒了篝火，把冰凍的臘肉取出來燒烤，過了好一陣，臘肉方發出香氣，他一口臘肉，一口乾糧地嚼着。

冬天實短夜長，未幾，天色已漸黑，夜裡風聲呼呼，狼嚎狼嗥，令人毛骨聳然。忽然夜風送來一陣馬蹄聲，余顧南伏地一聽，來者最少有五六騎！（九四二）

由杭州去遠國路途可不短，余顧南心繫玉人，不辭辛苦，一路換騎急馳，終於來到河間府，此是距離遠境最近的大城